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崇禎朝野紀 第七卷

宮中舊規，上每年冬底，書符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不應者。至是年，召不至，良久，元帝下臨，亂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為何？尚未降生者否？亂答云：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六月□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尚李日宣、禮尚林欲楫、左都王道直、禮侍王錫袞、蔣德璟、左副都房可壯、掌詹李紹賢、兵侍吳姓、刑侍惠世揚、徐石麟、工侍宋玫、詹事黃景昉、邱瑜、通政使沈惟炳、大理卿張三謨、諭德楊觀光共□六人來中左門。徐以病不至。同輔臣賜飯畢，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逢聖，時已奉旨允放，猶被召入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詢邊事；又召日宣、道直入；頃之，諭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入中極殿，輔臣亦入殿，賜坐！賀復放聲大哭，拜跪數□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方召預推諸臣入，行禮畢，令人殿內依班魚貫立御牀東。上曰：■■未滅，流寇猖獗，天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來。即令各依會推次序過奏，奏對畢，殿內先備酒六桌，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傳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是夜，傳旨命德璟、景昉、姓三人入閣，而以濫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賀公居身清正，不和於時，故再召未久，旋即告歸。家居武昌。□六年獻寇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如時陞辭痛哭，豈非憂國憂君、明知禍敗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耶！同輩泄泄者流，反以怪異目之矣。噫！

二□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政宏門，賜飯。上御中左門，皇太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朝東宮亦一拜三叩頭，朝二王一拜一叩頭。上服黃袍，東宮、二王俱服紅袍。上喚吏部尚書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張瑄、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玫、大理卿張三謨，知過跪。上曰：枚卜大典，如何濫推許多？如房可壯等三人，果堪推舉麼？責令回話。尚是支吾。日宣奏：從不敢徇私。上曰：前爾奏當秉公執法，惟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你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優容；全然不悛。正宸奏：日宣素是遊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徇私。日宣奏：可壯素有丰采，宋玫年少向學，三謨亦曾掌河南道過。上怒曰：住了，錦衣衛通著拿了。王錫袞著改吏部侍郎印，日宣等六人去冠拿出，天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德璟、吳璟跪辭新命，因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臣既有罪，臣等豈能自安？上曰：已有旨了。輔臣奏：枚卜大典，尚望聖慈寬宥。左都王道直奏：頃會推俱是塚臣與科道商確，臣不敢置一語。上諭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各賜茶餅訖。明日有旨，下六人刑部問。日宣等三人戍邊，可壯等三人削籍。又以議罪不當，罷刑部侍郎惠世揚。或謂初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中傷；復有二□四氣之目，逕達御前，皆以小人傾陷，故致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七名、監生□名、南直生員□名，監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雲貴各二名，獨河南以寇亂停試。至次年春，始補何瑞徵、朱銳師主考南北，公行賄賣以關節中者居其大半。時有對云：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直紋；吳郡有捲堂文，又有四書成語編文，悉快人口。

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剿寇。傳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既集，乃縛賀人龍責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懸諜師，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押，職爾之由，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軍前。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有功，總全陝兵，降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敕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剿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於軍懷。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於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兵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退，營亂。啟睿、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啟睿印劍俱失。事聞，逮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後閏□一月，賊攻汝寧，文岳以兵救之，不克，城破，賊執楊文岳及分巡參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屢卻賊有功，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萬，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饑色，城北□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嶽，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萬。巡撫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後從水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子露棧城上兩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砲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清淺不容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城佳麗甲天下，群寇心豔已久，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誓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頗以子女瑯、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矗水口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即發□萬金，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賑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謚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即如逆璫一案，諸臣慘死甚多，其得謚者止楊漣、高攀龍、魏大中、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六人無容議外；其未得謚者，則尚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恫鑑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即著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具奏。

按謚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翰諸臣擬議送閣，閣中具揭題奏。崇禎初，蒲州為政，因姚文毅之議，先題趙忠毅公等□二人，同難中惟揚忠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焉，續經鄧惟理、張國維、凌義渠、姚思孝諸公催請，雖有旨下部，終高閣。至□一年，給諫熊維典特疏舉先公，亦奉旨下部，部不為題覆也。宜興再召，頗留意此事，言路如李清、沈允培、戴明說諸公，竭力聳之，疏請再三，因同難諸臣後人之陳乞，嚴旨催覆。時宗伯林欲楫河吳康侯，於卹大忠典，漠不關心，亦不知諸君子之始末，但憑胥吏呈稿，至以未謚周、繆二公為已謚，又以不在慘死之列如丁乾學等，亦混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旨，遂終於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然。宏光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管公紹寧疏請，乃得全給；一代褒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九日，早朝畢，上即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東，上步下閣，御德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上因言京中宜積儲本色，又言屯田也是要緊，又言漕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德璟對：自董家河起，即用加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上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德璟對：車戶腳價原有輕賚銀可用，只須給發。外面百姓尤苦。練餉之加，須是漸漸減省。上默然。翼日，命於文昭閣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二□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執一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放，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宥。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前上奏章，俱是親筆寫的。德璟曰：道

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做有一篇文字，多是感頌聖恩。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的有聖德頌，極感聖恩。演言：他事親亦極孝。德璟言：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能知樂。牲言：道周無不博通，且極清苦。德璟言：道周子方□歲，但得免共永戊，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但微笑而已。翌日，遂奉手敕云：昨先生回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輔臣具揭回覆，即奉御批：黃道周準放罪，復原官；特諭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以為聖主轉圜之美，而宜興之巽言匡君者，亦其一端已。

九月□八日，御日講，講論語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章，言仁儘多何云罕言？延儒對：此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德璟對：聖人未嘗不言及，門弟子悟者以為言，不悟者以為不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璟對：總是一理，在天為命，在心為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諸臣言：聖鑑極明徹。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德璟言：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諸臣言及起廢事，舉葉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頷之。又諭孟冬祭太廟宜用何時？德璟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德璟對：古祭禮只言厥明，質明，似用寅時為妥。

□月□七日，講畢，上與閣臣議東宮移宮事，出黃匣內欽定官屬條約八款，皆御筆也。首款離間親親，上因言潛邸孤危情事，且捐「誑嚇給誘」四字，云中難盡言。時方有選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選婚，故議移居於外，然婚尚未選，又方在嚴冬，德璟因微言天氣嚴凍，牲即繼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即俟二、三月不妨，未幾罷選嬪，東宮因亦不選。

皇極門外西廡四□八間，除曠八間，實四□間。東二□間為實錄玉牒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揖處。西二□間，上□間為諸王館，下□間為會典諸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間懸先師畫像，四配侍側；及永王出閣，移定王於第四間，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餘三間則大璫，內閣講官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辛巳受封，年方□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年亦□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選新進士為簡討，助教等官為侍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故事，初開館，內閣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復到。上愛諸王，令隔一日則輪一閣臣提調，初開講行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書經各五遍，講四書、書經各二遍，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傲，閣臣至案前觀王親寫□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批圈，進呈御覽。

□一月初二日，詔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新甲起家乙科，由邊道陞巡撫丁憂。楊嗣昌薦其才，奪情起宜大總督。嗣昌入閣，繼任中樞者為傅宗龍，既得罪，遂陞新甲為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款議。當張若麒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倫往義州議款，竟得嫚罵，紹倫幾被殺，匍匐歸。臺省惡其辱國，交章發新甲奸狀。上雖忍，隱忍未即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為書役發科抄傳，兵科據疏糾參。上意：新甲見責，嚴旨切責回話。新甲回奏，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某事人以為功而實臣之大罪」等語。上大怒，著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為營解者。以■未薄城為言。上曰：■辱僕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具議，司寇徐石麒因言甲陷邊城四、陷腹七□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決不待時。旨下，即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復之，以昭明致治之本。一曰貞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並請罷東廠緝事。一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擬關，乃得收繫此於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祈嚴斷。一曰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緩，已復為常例矣。朝廷頒一令，一令即為輿躓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即為科斂之籍；至於營陞謝薦，巡方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科道考核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謁宗周於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饋金。宗周自劾被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故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詹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蔭一子入監，給與應得祭葬。震孟以日講受知，特簡入閣，為溫體仁構疏誣參閒住，亡後，溫猶在事，撫按不敢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言之，韓城擬票卹典自出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鄉闈事謫南，先震孟一月卒，撫按以舊講官例，為之疏請，部覆如例議卹。時張至發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經申飭，疏語違式，議處撫按部科各官而寢其所請。至是已越四年，莫敢言及矣。宜興當國，方博採公論，以收輿望，遂從部覆，得如例予卹云。

□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牆子路入，至界嶺青山，即砲遷安、三砲、通州、薊州等處，已分道一往真定，一次河間，一至香河；又分別部破臨清等處，一路勢如破竹，直抵山東袁州，破之，執魯王，索金玉，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於維新、知府鄧藩錫、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魯聲、副將丁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紳侍郎宋攻、吏部員外宋應亨、中書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素服御中左門，召百官戒諭數百言，尤深自引咎。諸臣皆叩首謝罪。次日，下詔罪己。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於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蓋自□月至次年四月，北兵方始出口；所破城邑，自薊、通等處，直至山東一省，無不被蹂躪者。己巳以來，四次警變，未有甚於此番者也。

行人司副熊開元，因見上罪己求言詔，即疏求獨對。上因召入德政殿。開元請屏輔臣退，然後有言。上曰：輔臣原筦密勿，可以不退。開元奏：皇上聖不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為方寸，天下太平矣。又奏「見賢焉後用之」等語。上曰：見字最重要，見如何是賢？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迨言官發其罪而誅之，所敗壞已不可救。上曰：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題目。又云：軍興旁午，多有小人挾私罔上，爾必有私意。開元奏：臣如有私，乞敕輔臣面奏。上因令補本，逾日補本，言昔日輔臣繁刑重斂，屏棄忠良，故人得而攻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累蠲通，起棄賢才，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徇於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上大怒，批旨以其讒譖輔弼、狡託機密，著錦衣衛拿問。給事中姜彩疏言，皇上修省罪己，於言官諄諄致戒，豈有厭薄之心哉？言官持論太急，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諭所云，代人脫卸、為人出脫者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於章奏知之乎？抑出於聖心之懸揣乎？今如二□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之不利於己而無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人將爭效寒蟬，誰復為上言之者？時有投匿名文書者，詆各臣為二□四氣者，故採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與開元同日下獄。已而以廷臣救，重下嚴旨，並責錦衣溺職，著再行嚴訊，打問再四，讞上，下刑部議罪。司寇徐石麒議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罪，司官石麒閒住，該司劉沂春革職，開元、採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擬罪。再問再駁，繫獄年餘，至□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戍放歸。

熊公自序略云：二□九日召對，既罪劉宗周等，獨諭金吾駱養性曰：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訊，是汝不忠。駱出，方沈吟道上，中使忽以手敕至，則令取開元、採畢命，以病聞密詔也。駱失色，語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殺璫黨亂政。時田爾耕斃，諸言者足鑑也。明日□二月朔，取開元百端拷掠，求主者；但舉一腔忠憤及姻朋輩私相感嘆，勸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撻一百敲，又一夾打五百槓，掠至垂斃，始還獄。初二日，又一夾打五□槓，復去衣打四□棍，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窮，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通，乃以所讞無大礙於首輔者為一紙，開元所供娓娓千言為一紙，同進並繳，前密諭曰：誠如聖諭，天下祇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法，無合將開元發部擬罪，肆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日，上以讞詞發閣，延儒叩首曰：熊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願付刑曹。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詔答金吾曰：開元、採前詔不必行，始驚且喜，呼聖明也。刑部疏上，以不審不招為欺藐玩徇，責堂司官。開元、採各杖一百；開元已抵夜臺再四，稍有人心莫不淚落，而科臣廖國遴語同官曹良直以緩死之故，良直即疏言金吾漏洩機密，歸功於己、歸過於君，毒哉此舉！雖磔金吾不足贖罪，何況開元？上忽召金吾，諭曰：外廷有人言汝。金吾曰：不識言臣何事？上曰：言熊開元事，汝洩漏機密。金吾曰：臣不識熊，且臣西班牙，不與東班往還，何處漏洩？但開元屬臣問，姜彩屬鎮撫司

問，臣奉詔不得不商於該司吳邦輔，邦輔弟邦臣見官御史，或與邦臣商，遂聞於外歟！上曰：朕今亦不究矣。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百死，非至尊宏宥，能免茲辣手乎？

閏一月二日九日，召對百官議督撫去留事畢，諭科道官來。吏科都吳麟徵首為姜彩求寬。上曰：目今人，已及兩月，任其焚掠，慘不忍言。時聖容惻然，且垂涕言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言官當言的不言，二四氣之說事同匿名，屢見章奏，不得不於姜彩疏上一問。言官為朝廷耳目，如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奏：熊開元亦以訐奏輔臣得罪。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忠相；封疆敗壞，豈得不責備首輔？總是姜彩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上曰：開元假託機密，陰行讒潛，漸不可長，前旨已明。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督撫封疆諸事，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製大砲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若望向來倡說邪教，堂堂中國，若用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上曰：火器是中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敗，目今要慎選督撫，若文官不要錢，武臣不伯死，何愁不太平？只說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吏詐，貽禍不小。因言范志完操守不好，貪克冒兵，以致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官當有體；即有罪，乞下法司。今熊開元、姜彩因言下詔獄，大於國體有傷。又言臣宗周前因言得罪，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遇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既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懇直，不如道周；道周何幸而遇恩，二臣何不幸而蒙寬。上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賊壞法，欺君罔上，通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引罪。上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你復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輔臣周，出班跪，為宗周求寬。禮尚林欲揖，刑尚徐石麟，工尚范景文，兵尚張國維，兵侍馮元，亦皆跪求。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僉都金光宸奏：宗周賦性極直，客也，不會與開元不相往來，臣與同官，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著議處。已而，五府勳臣同出班，跪求寬宥。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宗周、光宸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將原旨同捧至御前，跪奏力救。首輔延儒言之甚緩，上不許；德璟奏：昔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朕所不如，若聞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德璟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德璟對：人臣敢言之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意頗回，諸輔臣復緩解之，上遂舉筆抹去「刑部議罪」四字。

塚宰鄭三俊上直臣可惜疏曰：劉宗周與臣出處略同，迂愚每足賈罪於明時，拙誠亦恆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棄，分正首邱，今春起廢，忽動聖懷，其特達蒙知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躡步；華年茂質者相率視為朽人，同流合汙者又爭目為怪物；群猜滿腹，冰炭難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司寇徐石麟疏曰：若魯論古者民有三疾，三疾之中，矜愚居二。矜者不必皆廉，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直者必愚。故孔子思之。今劉宗周兼有此二疾，其矜愚可厭，其廉直可思。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捨宗周無與歸矣。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茲以往，耄矣已矣，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巖巖冷冷之老臣，不可得矣。時又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命下刑部議罪。副院長緯疏參極貪御史王志舉，前按蘇松惟，惟賊贖是求，郡縣爭伺，富民緣飾贓款以供，其意每一訪犯，贖即盈千。讞上，又加五六百兩不等。京師紬鋪，多本地巨商，命各商寫會票餘萬金，不脛而走，其家復捆載輜重，揚揚入都，至今數其焚橫之跡，猶人人切齒。又舉極廉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參樞輔得罪，然立身既殊，起念各別，在勇直抒所見，可謂拂士之糾。志舉自知公論不容，止如奸人之蓋醜而已。奉旨志舉提問，勇部議起用。

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以邊警阻隔，外官入覲與舉人會試者，俱不得前，乃改五月大計，八月會試，九月廷試，屆期欽命井研陳演、通州魏藻德為主考官。通州係庚辰科進士，不三年即入閣，又越同事三人為副考，皆出特簡云。

三月，改禮部郎中吳昌時為吏部文選司郎中。昌時好納賄，宜興之再召，實昌時奔走效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與侍史交通，探聽閣中消息，在外招搖市權，而醉心吏部，謂誠得一日經吏部郎，即死可不恨。宜興亦欲借此塞其望而遠之。及入吏部，而愈不可遠。先是，鄭三俊嘗問徐石麟曰：昌時何如人？石麟曰：君子也。蓋畏其機深，故譽之。三俊不語。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昌時為政，特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志完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八人，科道群起大譁。掌科吳麟徵、掌道祁彪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時怙過自如，科道皆惡之矣。又宜興自恃聖眷，忽視同官，咸慍之；而罷內操、撤廠諸事，皆內監所不喜。司禮王之心嘗告宜興云，我輩才力有限，求老先生包容。宜興不以為意，及以督師出，誤信門生范志完之大言，一以軍情委之，迄無成功，上方時時遣人偵候，於是左右之潛入而禍不可解矣。

上諭內閣，楚冠披猖，朕當親征大討，次輔吳甡仰體朕意，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幾剿寇，特賜尚方劍，以重事權，加賜銀蟒等項，以示眷禮。又給銀五萬兩、銀牌、銀花等前，充犒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請行邊，星馳就道，深可嘉尚。特賜軍前賞功銀萬兩、銀幣各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官督師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東，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並京營兵將，悉聽節制。重者竟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陞賞，仍著兵科方士亮、職方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惟卿股肱元輔，方倚賴匡襄，不忍暫離左右。周召虎奉命專徵，唐裴度朝天奏凱，名高青史，千古同符，指日功成，星馳入閣，慰朕側席佇望之意。時北兵將出口，宜興得諭即行，而興化先奉命討賊者尚遲回未出京，旋奉上諭曰：輔臣吳甡，奉命督師，三月以來，遷延不前，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料理，不必督師。因具疏請罪。即奉旨著致仕。未幾，與宜興相繼遣緹騎逮問。南兵尚書史可法有疏申救，得免死遣戍。北兵以月初八日入口，由薊通直至山東。於三月初入莒州城，養馬休息，京師寂然無警矣。四月初一，赤羽自南來，舉朝復大警。初五日，上御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厲。云朕欲親征。首揆周跪云：臣願代往。上仰面尚視，搖首不言。周起，陳演跪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上搖首如故。陳起，蔣德璟跪言：臣可去。上復如前。蔣起，周再跪請行。上回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行，慎勿轉西（知首輔寓在西）。當時一無料理，不得不謝恩而出，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徵官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駐紮，北返勤兵，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互三百餘里，車載騾駝，橫排擠擁，遠近砲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與四鎮暨隨徵各官，一無事事，惟內驚面諭之諄切，外驚出口之驕嘶，近憂通城之脆薄及兵將之寡弱而已。五月初六日，烽火頓息，各處解岩，通城諸文武再慶太平。越四日還朝，為初日上午，即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勢倍至。休沐，不允。五日，賜閣臣羊酒，陳、蔣二相疏辭。謂伴食方負慚，遂收成命。首揆亦疏辭，竟同準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閱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儀俱駁，情理未盡。二三日，傳府部九卿申刻平臺候旨，接出聖諭，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著議處。逾日議處疏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兩，後參疏日甚，向之最相嚙者，出語更毒，如袁彭年之輩，皆各自為地，急自別其非周黨也。蔣拱宸朋比為奸一疏，參吳昌時贓款多實。七月二日五日，中左門親讞昌時（事詳於後），即日遣緹騎逮首揆。月初八日抵京，自疏願戍衝邊，不報。舉朝亦無敢有下救緩語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為戶部尚書，仍兼翰林，仍學士。故事：浙人不為戶部，又以儒臣改任，皆破格也。上召對面諭，嘉其志念忠誠，才猷敏練，論奏井井有條。又諭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四友、漢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諭祖制不用浙人為戶部，今用之為急，只得通融。又諭以餉不清則兵不強、民不安，今以安民為本。元璐曰：臣本無才，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必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上曰：有學問之言。既受事，與兵部尚書馮元颺商互稽之籍，即請以戶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請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馳運進，月餘，廷揚獻海運，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驚喜，奏聞上。

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平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演以元璐詞臣，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倪解任後，以吳履中繼之。五月□六日，上御皇極門，召閣臣及吏、戶、兵掌印官、兵科都給事中過跪，出手敕欽定督撫去留云：薊遼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任之；遼撫一員，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關寧剿■；山永撫臣一員，李希沉。照舊鎮臣一員，盧天福，是否堪任？著另推。薊密不必分作二鎮，保著順撫三屯鎮管轄，即著王維謨、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大器、趙維岳回京另用。保撫徐標，新任可用；鎮臣另推。通州只設鎮，照舊以副將總領。其餘要害，須派明設信守防，先時有備，不致臨事張皇。時以督撫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然整頓一新，然總兵贅濫數百員，副、參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約樞部以此為交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駁推，亦置之高閣。此邊事大敗壞之病根也。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平；上歎歎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為門戶，門戶閉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屯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管事，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蓋上深憫畿民，欲得其詳也。標在任，能殫力任事。甲申春，大寇臨城，竭力固守，知府邱茂華先已通賊輸款，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畫策守禦，而叛兵劫標殺之，出茂華於獄，遂檄屬縣俱叛寇。

命孫傳廷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川剿寇軍務，兼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督江楚、應院等處軍務，各給以行間賞功銀幣等項，差官星夜解至軍前聽用。

懸賞格擒斬闖賊李自成，賞萬金，爵通侯；擒斬張獻忠，賞五千兩，官一品，世錦衣指揮使。

六月癸亥朔，戮叛帥劉超、劉越，各凌遲，傳首九邊，妻子給付功臣為奴，財產入官。舊制：朔望停刑，時以超等拷問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告，午時獻俘，上御皇極門兵部行獻俘禮，百官皆致詞稱賀。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為貴州總兵，坐罪免。後上疏言兵事，中樞陳新甲起為河南總兵，私怨殺御史魏景琦及舉人高明楷、生員王奇珍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奉密旨討之，為兵部所洩，漢率兵至，反為所殺，執永城鄉紳丁魁楚、練國事等，迫令上疏保之。未幾，鳳督馬士英合兵圍討，超困出降，解赴京師，正法獻俘，時於闕下大聲呼冤枉者再三。上不問。

七月初□日，上召三法司、錦衣衛、刑科掌印官、山東武德道僉事雷續祚來中左門，命該衛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續祚疏言，志完兩年僉事，遽陞督師，不聞知兵善戰，徒恃賄躡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北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欲避入德城，臣未之允，乃託德州大紳謝陞、僑寓詞林方拱■晤臣於南城古廟，臣答以援兵非受堞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蘇州之陷、由夷丁內潰乎？此臣目睹最真者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代庇，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撫鎮之四子，部堂臺省，半屬頤指氣使之私人，稱功頌德於班聯，君前臣名，通廢常禮，至於中樞主計，惟善虛文，請餉必饋，常例萬金，必扣三千。兵部則推陞有估缺之價，敘功憑孔方為優，一則木偶皆貪，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揖長跪，巧科道閣部免參。■寇獩，惟以添撫、添督，卸脫誘推，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裏口之實著；上覽疏，異之，命舊計臣李侍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議處志完，拿解質究。隨召續祚入京。至是，召問續祚，前劾志完，縱兵淫掠及金銀託方拱■行賄，果否？續祚對如前奏，因召拱■入，又問續祚稱功頌德，遍於班聯，是指何人？對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瀾租，俱認為己功；兩次考選，收為門下；凡賣巡撫、總兵，必經幕客董心葵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上命立逮心葵。又問志完逗遛淫掠之狀。志完辨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督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卻之。上斥其妄。又問吳履中，爾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續祚言。上曰：趙光抃亦逗遛，但參志完，何以服之？命並逮光抃、薛敏中，而拱■辨無受賄事，上不問。

二□六日，上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蔣拱宸、郎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結交廠衛、存何意見？昌時辨其無。又問馮銓，結親受其萬金。昌時言行聘，從無萬金之理。又問數款，皆拱宸疏中所參也。昌時一一辨對，不服。上令夾起，將昌時二夾，敲四□槓；斷槓二根。上疑有弊，著錦衣衙門門外候旨。昌時暈絕而蘇，復奏云：五案之大，法失事必誅，行間之功罪。察節同任，東協兵失事，拱宸何得脫免！上問拱宸行間失事情形。拱宸不能答，因仍拿下候旨，隨下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鄭三俊何以破格錄用，著議處。張國維職任中樞，失事重大；侯恂棄汴不救，坐糜糧餉；俱拿解來京究問。郝炯、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並喬可用，俱著法司提問。郝、蔣以參昌時贓款不實，方、尹則先奉命隨輔臣出征者也。

諭吏部：朕覽輔臣奏嚴禁寓所通謁，其有事關職掌，俱於朝房會議，或重大機要，不妨過東閣密商，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遞私謁，犯者緝糾論斬。蓋內閣陳演，有揭嚴飭往來也。說者謂演如此自慎，不知日後為闖賊所炙獻，多金何來。

諭吏部：差官召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對稱旨，特陞協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來閣臣無僅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惟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適上詰責吏部某事，尚書鄭三俊云：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即行題奏？一語深當聖意，遂得大拜，後闖賊破城，不早引決，竟被刑辱而死。時有給事中時敏，部擬例推金華知府，託同鄉求援於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來。敏即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眾相訝不解，所謂適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行陞擢員缺，另推後議處疏，奉旨時敏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儼然掖垣矣。其舞文弄權如此。

岳貢，以崇禎元年為松江府守，歷□四年不遷；同時蘇州守陳洪謐，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不清，降罰至二□餘級。兩人於糧務實未精明，任吏胥耗蠹，不能辨也。陳過於仁厚，然與民休息，民皆德之。方則惟奉聲氣要津，日以詞訟作書帕，因得延譽廷內，躡位宰相，卒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幾同漢家良二千石並傳矣。

八月，諭刑部：瘟疫盛行，民間罹災甚慘，大小各官，都著洗心滌慮，共圖挽回。獄中情輕各犯，先行釋放，候旨。事涉矜疑者，作速問結。未幾，上召刑部尚書張忻問曰：獄中各犯，可盡該放否？忻曰：此時瘟疫遍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誤封疆者，仍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色衣，在外拜客。如熊開元、姜彩、尹民興等，這等可惡，忻出即拘喚數人還監收禁。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惴惴不保，有全家數□口，一夕並命者。上特令張真人建醮，而終無驗。日中鬼為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於門，投銀錢於水，以辨真偽。民間終夜擊銅錢器聲，以驅厲崇。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象蕭條，識者早卜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於元旦、冬至、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陞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錫、木器以示儉約，金銀各器，關典禮者留用，餘儲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先生每將先年舊旨，再參看，議妥來行。

上性儉約，常服多係浣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矢心齋素，用湯初係金玉，自後止用磁漆器；袍服大袖，止留尺五寸；令閣部大臣，亦以尺五寸為則。辛巳六月，瀛國太夫人徐氏言夢太后鸞輿下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量進肉味。奉旨：聖母託夢，勝心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遺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常膳，於奉先殿收回祭品量用。自是始用葷，然每當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皆出宿文華殿，或武英殿，俟禮畢，始回宮云。

□一月■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匪營私，濫用匪人，封疆貽誤，屢旨已明所擬，豈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著錦衣衛會同法司官於寓所，勒令自裁，準其棺斂回籍。先是，部院看議云：周延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瀾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清白，仰贊宸謨，乃防簡疏於比匪，居身涉於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於閃爍；一時之幸竇日甚，狐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嗟何及矣！以大官受財枉法律，擬發煙瘴地方充軍。奉旨勒令自裁，蓋出自聖斷云。

部院看語，略摘數句，實中情罪，受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

之案，有識者俱不以為然也。

同日，奉聖諭：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薛敏中，失陷封疆，著即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著斬決了罷。吳牲發雲南金齒充軍。

法司看議云：吳昌時遍身鱗甲，轉眼戈矛，生平伎倆在於依附逢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構反覆，望門希附，則改頭換面以呈身；入幕求容，則舐痔吮靡而獻媚。陽為詭譎，反誇作驅奸除黨之公；明肆傾排，偏矜有護翼正人之力；投拜罪輔薛國觀，遂覬覦乎考選事；串通逆案馮銓，而假竊其聲靈舊塚臣清執之品。自昌時入而銓政亂，是累塚臣者昌時也。舊輔臣柄政之時，自昌時用而議論煩滋；是誤輔臣者亦昌時也。數語描寫已盡，可作昌時小傳也。

光抃由兵部，任雲密巡撫，以劾總監鄧光韶，謫戍。薊州破日，廷臣咸薦其才，起任薊遼總督，竭家資以練兵，竟與志完同鵝，識者冤之。

張獻忠既破襄陽，復破黃安。癸未正月，破蘄州，荊王播遷；兵備許文岐死之，遂黃陷州，破麻城，從鴨蛋洲渡。五月日，破武昌。先是，賊至江北，省中官府皆洩洩無言城守者，忽中夜有呼於街者曰：賊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是者數夜，人皆玩之，不以為意。及是曉，登城望之，滿江皆賊船矣。兵民一時驚潰，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劫掠紳民無遺，以便輿籠王，沈之江，屠戮數萬人。又驅男女數萬人於教場，聲言點兵，眾人既集，傳令跪上者亂砍，跪下者亂箭射死，百無一存，積屍浮江，江水為赤。其未殺者，多則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獻忠遂僭稱偽號，鑄西王之寶，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並府，開科取士。殿試取三□人為進士，授郡縣官；在城各官，死難者參將崔文榮，與賊格鬥死。長史徐學顏，為眾賊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鄉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守德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向北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擊舟全家溺死。子觀明、光明，俱夫婦同死。逢聖屍沈百七□日不壞。至□一月壬子，始克斂。自此以後，常、武、衡、德、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按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被執不屈，殉義最烈。別有詳記。同時殉難者，又有知縣嘉魚王良鑑、鍾祥蕭漢、蒲圻曾拭、均州胡承熙、衡陽張鵬翼與郡留守徐孝崇、武昌通判李毓、經歷任文熙。上聞闖賊在崇汜、密禹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關相機掃蕩。先是，賊盤踞楚、豫間，有窺關中，逼金陵之意，廷議催傳庭進剿。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一大創之，恃高傑為摧鋒。傑不肯用命，再三止傳勿出。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久安，非朝廷命戰意也。且寇日深橫，將何所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日出師逼賊。賊匿精銳，驅殘民誘我，屢有斬獲，遂以捷聞。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失據，芻糧不繼，兵眾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謂潼必不可守，莫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遁，我且可待餉。賊偵知之明，且挑精騎壓壘，我師即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眾，乃偽為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既多，砲聲一響，關門即開，時九月初六日也。諸帥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縱賊入；道臣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西安遂陷。傳庭方在關上，為所留西番喇嘛僧二百人擁之西行，死於亂兵。自傳庭死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逼京師矣。一時殉難死職者，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王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純、商州鄉官則原任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御史王道純、參政田時震、主事南居素、蒲州鄉官則副使祝萬齡、咸寧舉人朱誼泉，中部知縣則朱新權，有一未配妾亦投繯死；都司一吏邱從周亦罵賊死。

孫公以將種奮跡甲科，由知縣陞吏部，有吏才，至崇禎七年，任陝西巡撫，禦賊有功，既遷保定總督，以同事不相能，稱疾求去。言官論其卸責誤事，革職下獄。張獻忠既降復叛，楊嗣昌失事自盡，傅宗龍、汪喬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賊自贖，乃復官，總督各省兵剿寇。初奉密諭，誅賀人龍，撫其部眾，分將領之。誓師出關，頗有成畫。方捷至京，廷臣動色相賀，未幾而敗報踵至矣。考其由，皆馮撫趨之。又是時，熊給事人霖方奉使在秦，亦責以奉命討賊，宜速進、無退，不得已微倖一出，竟至於敗。嗟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鑑；四路出師，決於紅旗之踵至；松杏敗績，成於職方之坐催；潼關不守，陷於馮、熊之讜言；遂至於一敗塗地，中原為墟，是誰之咎歟！然而馮卒能殉職，熊於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苛論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剽掠□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既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如姑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竄盜，何如餉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鑑□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於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省。賊初專事殺掠，牛金星勸以不嗜殺。於是，禁戢其下，民間安堵，遂改西安府為長安府。

自潼關既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京師大震，廷議以兵部侍郎餘應桂為總督，命御史霍達為監軍。□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應桂曰：逆寇入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有真剿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然有好兵，有好有司自然有好百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餉，尚無實著。陝西既為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撥川餉亦隔省為梗。上呼戶臣倪元璐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懷慶現儲有餉銀□五萬；又司官劉邦弼催到□萬，又剩有五萬；奏中剿餉原額七□餘萬，如西安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應。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元璐奏，山西近京，只有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奏，要幾員好將官。上呼署兵部張伯鯨，諭宜選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已推保鎮元翟文已回，止有孫獻捷見在京營。應桂奏，原任保鎮姜瑄，以通賄；薊鎮薛敏中，以失事；二人可用。上不許，著另推呼霍達，命作速前去料理。達奏，昨據按臣金毓峒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撫臣馮師孔西走，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熟練地形，實心任事，令照論內事有功，破格升賞。上命輔臣擬諭，頒給銀幣、紵絹各項為犒賞用，又令御馬監撥馬數□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同去，又命吏部李遇知，察邊撫宜易者，因議易甘肅巡撫林日瑞去時，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肯行者。上謂罪廢諸臣，原以知兵舉，何至推督撫便苦無人，聖意蓋有所指，應桂亦其一也，部中不得已推之，然實非邊才。上特賜宴於中左門直房，令閣臣侍宴。應桂得命後，日夜悲泣，勉出部門，則偽官充斥，赴任無地矣。

是時，望無確報，相率自愚，莫有以賊在意者。閣中票旨，但云以匹馬不入為功；兵部議兵，但云以死報國，未聞作何調遣；上下相蒙，馴至敗亡，莫之省也。

李自成既破西安，遂破延安、破鳳翔，以達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李昌齡、尤翟文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降，不聽。賊怒，環四面攻之，城上強弩疊射，殺賊無算。賊稍卻，已復益兵，力攻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室自縊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餘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許，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文武將吏以及士民死者數萬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缺餉，軍士饑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搗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攻寧陽，城守不支，遂報殆。韓王兵備段復興、知府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僖，俱死之。已復遣賊陷甘州，巡撫甘肅林日瑞，已奉旨罷職，尚未離任，同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竭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官賀錦等。

張獻忠既破武昌，隨返兵破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圖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合宮被難，舊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割耳鼻、斷一手，驅至各州縣，兵至不降者，視此為例。若能殺王官府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矣。進陷成都，蜀王亦合宮被難。巡撫龍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姓名不能詳記。所知者，惟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顧繩胎、成都知縣吳繼善。繼善一門四□餘口，皆同日

並命為尤慘云。獻忠大索全蜀官紳，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卷握筆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百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蓋甲申年秋冬事也。中原多故，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遂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以養子孫可望嗣領其眾焉。

當日破京師、殺君後者，闖之罪惡實甚於獻，而蹂躪楚蜀殺人盈野者，獻之暴虐尤甚於闖。蓋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跡其所為，固多史冊以來所不經見之事；近婁吳梅村先生記兩寇始末頗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為京藩屏，援剿必先，以馬缺，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鈺，令市馬。閣臣蔣德璟奏言，該鎮買馬額銀，兵部歲發不資，未見作何收買，茲復另發，既非例，且恐鈺復浪費一擲也。上不聽。未幾，大同、山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鈺以貪淫為宣督王繼謨參提，前銀竟不可問。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為用人之地，歷任正郎多不能副上意，因特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影，以原官管文選事，原任四川布政張法孔以太僕少卿管職方事。沈係辛丑科，由縣令歷任部曹府道，以天啟年布政陞常少，崇禎元年致仕。張係庚戌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年以四川布政考察革職，茲忽以陳、方二輔薦，特起廢籍，改授吏兵司官；皆未有之異事也。到任未久，即遭國變，不能殉節，為賊夾辱而死。

浙、粵二鎮缺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推，有大璫王之心之弟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嫌，置為緩局，以致蜚語。上聞，特召職方郎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亦實語也。上怒，鐫其官，實欲出此缺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者，亦果得二鎮以去。

□七年正月，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震。闖賊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偽丞相，立六政府、尚書等偽官，恣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遣偽牌投於兵部，言三月□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者訊之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與□金代投，以為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朝不開。至是，上忽欲開視，大璫因諫止不聽，開進見空屋三間，中惟小紅箱一隻，啟而視之則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官多法亂耶！其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狀。上曰：此是軍民背叛那！其第三軸則止畫有一人，短衣跣足，披髮中懸，則儼然御容也。群璫相顧失色，上為憮然而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撤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蓋寧遠在關外，徒守甚難。先年職方趙光抃出關察核，已有此疏，議者謂無放棄地不可。今當有警，徙三桂精兵入援，實要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棄地作何名目，持不可。且咎麟徵言之失，乃不果行。三月中，警報益急，亦以為言，上獨斷其是。內閣乃肯行，猶請降旨。吳三桂問撤兵事如何，經數月往返，遂遲師期。三桂以二□日抵豐潤，則京師先以□九日陷矣。

罷兵部尚書馮元颺，以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新陞添設兵部右侍郎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縉彥初任縣令，以禦寇有功，考選戶部郎，以召試，改翰林。時楊嗣昌為樞輔，屬其私人沈迅薦縉彥才，改授兵科都給事，本欲收為同黨也。縉彥到任，即疏參嗣昌，且於召對時言之，而議五案大法一疏，尤為嚴切，可謂克稱其職矣。至是，方以科員起復，遂趨拜佐部，即正樞席，皆出帝心特簡。受事未久，忽遭大故。先既不能畫一策以濟變，後復不能拚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借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飾名獲罪，禍及身家，可不哀哉！元颺與其兄元颺，同以文章聲氣，名振一時，推為大小馮。元颺在諫垣，頗多讜論，晉任中樞，已值時事艱危之秋，自知不能勝任，故託病堅辭，幸得卸責，歸未幾，亦即以病終。揚任天津巡撫，北都變後，潔身言旋，未幾，相繼齋志以沒，識者悲其所遇之不幸矣。

命免金聲逮問，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己巳之警，同劉之綸請纓自效，改授御史監軍。事平解任，養疾家居；值寇警，練鄉兵以衛地方。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過徽爭鬥失事，士英具疏參之，奉旨逮問。聲亦先具疏辨，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舊勞，故有是命，並諭追之卹綸云。聲是時已丁艱，未遑赴召，乙酉之變，起義不克，挺身赴難，從容殉節於舊都。

正月三□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諭吏尚李遇知曰：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官，皆當核實，不得濫徇。又召戶尚倪元璐曰：各邊需餉甚急，月前即要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因言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即與輔臣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疏，目閣臣曰：先生每票擬，須依朕意，這疏內聚斂小人係何人？閣臣蔣德璟對曰：即是係練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曰：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員偶記不真。上曰：朕知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璟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出練餉七百三□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在？上曰：倪元璐已並三餉為一了。璟曰：戶部雖並三餉為一，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大怒曰：前票孫晉本，既是徇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參何人，並不明言，這等票擬，顯是朋比。璟奏：臣孤蹤獨立，與二人並無一面，一向在御前說練餉當蠲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諸輔臣同李遇知、倪元璐皆為求寬。倪止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曰：起來，諸臣承旨退。退後，璟具揭待罪，奉御批「朕知道了」。而鈔法已停免，練餉亦議裁矣。璟連疏求罷，至三月初二日，始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云。先時，有建議行鈔法者，鈔背書寫行使姓名，五年填滿繳換，上以堂印鈐之，命侍郎督寶鈔提舉司閣中票擬，屢不合旨。上於宮中傳鈔式，令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年為四年云。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剿寇。二□六日，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親御正陽門，授建泰節鉞，備法駕，警蹕，賜宴餞之。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建泰御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慰諭再三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令內璫為掛紅、簪花；鼓樂導尚方劍而出。上目送之，又賜手敕，有「願卿早蕩寇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鼎彝勒銘」語。官軍旗番□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泰御肩輿，行不數武，槓折，識者知為不祥。是日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授進士凌嗣職方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罪，軍前效用。以郭中傑為副總兵，充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因遲其行。日三□里，師次涿州營，州兵逃歸者三千人。次東光，紳衿城守不納，留攻三日，破之，答知縣張宏基，殺鄉紳王佐。是日，即移師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後聞家已破，進退失措，惟逡巡畿內而已。

二□九日，上傳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事。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者，惟景文一人。不然，黃扉一席地，盡作南冠楚囚矣。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遂以二月初五日薄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困守兩晝夜。初七夜，風霾大作。初八辰刻，風愈烈，飛沙揚塵，賊乘風緣梯而入，城遂陷。懋德先已知不支，手寫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將此疏上聞，俾朝廷知今日尚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時緊隨惟中軍應時盛。時盛先謂妻拿曰：外無救、內難守，撫院忠義自矢，吾誓必相從。汝輩不若從吾皆為厲鬼，無為賊辱也。先將妻妾及一子手刃之。次日同撫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守道毛文炳而下共四□六人「姓名俱未詳」。賊破太原後，遂至忻州，攻代州，薄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殺賊萬餘，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已殺萬賊，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眾心益固，會兵少食盡，不敵而敗，城破猶揮刀力鬥，被執磔死，遂屠寧武。賊遂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場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褲，而倚為腹心；宦臣悉齷齪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徵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憤恨者。

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畀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養，肆二□載兇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隴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徵、預徵有稱貸之過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煙火而無門、號

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蹉跎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省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捨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

吏部奏：大寇就擒。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先是東陽之變，實推許都為主，都故任俠好義、遠近信服，邑令姚孫裴貪殘虐民，借名備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萬計。都實中人產，勉輸數百，自請告減，因有忤言，適有奸民假中璫名招兵者於都無涉也，事發，文致之，又摘其所刻社稿姓字，謂是結黨謀叛。會都葬母，賓客咸集，負氣者互煽之，因發憤舉兵以誅貪吏為名，民怨毒已深，旬日之間，遂聚眾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按左光先聞變，即調兵行剿，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時為紹興推官，命之監軍。子龍謂都非反者，為貪令所激耳。令親信賚書往諭都，即率其同事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為之請命，光先不詳，悉斬之，餘黨盡散，浙以平。子龍向以文章名世，南渡時為諫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死。

出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於獄，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督浙直兵餉，國維拜命後，即賊信漸迫，星夜率數騎南行，得不及於難。吏科馬嘉植、韓如愈等，亦借催銀等差連轡而南，至山東、如愈為劉澤清差兵殺死於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烏程之黨；然亦不為崖異，故烏程容之。鎮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無大功德，而與民休息，民頗頌本。至中樞之任，木不能勝，況值時事多艱，前人敗壞之後耶！時科道文章論列，有曰：深揖打恭、便成職業，亦略其大而苛其細也。宏光時，再任戎政，與馬、阮不合，先幾乞身，人謂其愚不可及。南都既覆，錢塘畫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其事。噫！是亦可以傳矣。

召對文華殿，上問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語，指詢何事？輔臣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及少詹項煜議單。上即簡閱默然。蔣德璟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不應。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即疏參李明睿南遷為邪說。明睿疏辨。上即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光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所謀乃若此耶？至三月初四日召對，復諭閣臣曰：督輔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李邦華、襄城伯李國禎，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策，眾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也。」遂拂衣起。

嗚呼！遷國圖存，古人有行之者。至於東宮撫軍，雖屬權宜，實為要計，但遷亦何易言。斯時賊鋒已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即出國門，能一往無咎哉！上之英明，早已見及，故歷次召對，環顧無人，不勝彷徨慨嘆耳。聞曾私語首輔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擔。」演嘿不答。既復有「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之語。上意可知矣。此時計復何之。惟有斷然守「君死社稷」之義為正矣。悲哉！「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之語也。此真千古至恨，豈直遺民私痛已哉！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高傑、兵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蕃等，各陞署一級。各督撫亦分別加陞。始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入。澤清命移彰德鎮，因縱兵劫掠臨清南奔。通以八千人入，壁齊化門外陸見。上慰勞倍至，尋出內帑萬，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倨傲甚，謂上大帥我，又以內官節制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隨奏兵寡賊眾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俟朝命，既至居庸，即倒戈降賊矣。

命太監高起潛、杜勳等分保天津、真保、宣府各鎮監軍。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拿，反使督撫各官有所藉口。上不聽。

命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南屯練，往天津；方岳貢戶部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前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遂止不遣。未幾，陳演、蔣德璟相繼告歸，藻德即為首輔。當罷演之先一日，上語演曰：「朕不要做的，先生偏要做？朕要做的，先生偏不要做。」蓋指言南遷及遣兩輔諸事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合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兇暴，後為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眾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襦襜，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八，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於井。張抱一孫於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時三月二日，京城已先三日破矣。

賊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驕郊迎，軍民聚謀藉藉。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眾不之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軍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刀自刎死。軍民遂開門降，鄉紳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遁，賊移檄至京曰：「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繳。」京師大震。六日，陷昌平州。七日，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變色，即起入，諸臣文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

八早朝，上召諸臣而泣，俯首書御案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即拭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臣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即來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乃命內臣俱往守城。

九日早大雨，雨止，賊攻城砲聲不絕。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不絕，徘徊逾時，回乾清宮，珠書：「諭內閣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時諸閣臣已出，內臣置几上而去。上入中宮，視后縊畢，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亭新建，閱操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縊，諸文武臣相隨死難者，閣臣范景文而下凡二餘人，另有紀。